

网络文学

最后一遍校稿读完,我终于有了那种感觉,一张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地形图,在眼前清晰地呈现出来了。

本书中的26个访谈录按网站建立先后排序。这26个网站犹如26座营盘,此消彼长而逐步推进,终于推出一条通天大道。它们也如26张拼图,拼出网络文学的内部构造图,虽然还有缺漏,但大局已成,整体逻辑已然打通。我得承认,很多访谈的很多要领,在当初访谈时未能领会,甚至成稿时也未能吃透,要多看几遍才能了然。这份感受是我首先分享给读者的。

研究网络文学离不开互联网,而网站是人的。所以,从创始人入手或许是一个捷径。

他们是一些什么人?为什么当年会辞掉工作,有的还抵押上房子,去办什么不靠谱的文学网站?网文江湖20年,成败沉浮,大浪淘沙,如今能以“重要网站创始人”立身的人物,身上有什么特质?他们的性格如何影响了网站的基因?如何影响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样貌和走向?

在4年多的采访中,这些问题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。如今给出答案,我想说这是一群酷爱读小说的人,也是一群能把梦想变现的人,情怀和精明缺一不可。简单地说,这是一群深患“阅读饥渴症”的生意人。

几乎采访每一个人,我们都会问他(她)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经历。答案非常相似。他们的阅读起点大都在租书摊,是各种通俗读物(包括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在读者间流传广泛的名著)喂养长大的,他们是一些“吃书”的人,食量大,食速惊人,而且口味单一。

Weid(段伟,龙的天空创始人)在他的《网上阅读十年事》里,曾经仔细描述过自己“可怕的阅读习惯”,“《周易作品集》《卫斯理系列》《原振侠系列》《田中芳树作品集》这是不多的可以让我看3天左右的作品目录”。他进一步谈到,中国读者的胃口是被“盗版盛宴”撑大的,“倪匡20多年的积累,黄易出道以来的作品,连同席绢的10余部小说,集中地出现在了书摊、租书店中,散发着自温瑞安以来许久未曾闻到的墨香”。

类似于Weid的描述,在访谈录中随处可见。这个人群有多大,当时无法统计。我们只知道,在网络文学发展20年之后,用户已经超过4个亿。这个超级广大的阅读人群,也是网络文学一路召唤聚集来的。如果没有互联网,他们只能忍着,胃口在饥饿中萎缩,有了互联网,一切都不同了。“爱好者心态”是这个创始人群体中普遍存在

文学网站创始者:

一群深患“阅读饥渴症”的生意人

□邵燕君

的“初心”。他们大都因为租书摊已经没书可看而上网,网上的书也没的可看了而成为作者,后来干脆自己建了网站。罗立(起点中文网创始人)说:“我们不叫创业,都是希望满足自己的爱好。”Iceheart(晋江文学城创始人)说自己:“因为不专业,才走到今天。”吴文辉(起点中文网创始人)在被问到作为阅文集团的老总,是否还有时间看小说时说:“路上,无聊的会议上……总能挤出时间来。”

不过,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,而是文学消费者,文学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理想,不是志趣,只是娱乐消遣,但却是刚需。他们和“文青”也是两路人,不边缘不叛逆不神经质,在“文普二”(文艺青年—普通青年—二逼青年)的谱系中,更属于普通青年。准确地说,他们喜欢的只是文学中特定的一类,即类型小说。甚至,我认为他们与小说也未必是“天生一对”,只是由于在成长阶段,文艺产品中只有类型小说,于是被绑定了终身。吴文辉说,阅文系统的核心其实是UGC(User Generated Content),即用用户创造内容的正反馈模式。而创造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?可以跟随用户的喜欢而改变,未必是长篇小说。

将网络文学的创始人称为文学消费者并非贬义,事实上,该反思的恰恰是,在我们的主流文学谱系内,文学消费者的地位是否被过分贬抑?这涉及到五四“新文学”建立以来的精英导向问题,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生产机制问题,这里无法详细讨论。简单的说,结果就是,在网络文学兴起之前,当代中国的读者从未获得过消费者的权利。文学要么是载道的,要么是追求独立审美价值的,总之,是以作者为中心的;读者要么是需要被启蒙的,要么是需要被提升的,最起码也是要接受寓教于乐的。总之,是要以学习的心态陪着脚去读的。

其实,除了专业人士,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正襟危坐地看小说呢?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打发时间看的,为了过瘾看的。所以,轻松愉快是第一要义。通过看一些荡气回肠、异想天开的故事,让自己平凡无趣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,这本身就是一

种生命质量的提升。特别对于那些“阅读饥渴症”患者来说,“小说,好看的小说,看得起的好看的小说”(Weid)是一种切切实实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今天回顾看来,在2000年第一轮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之后,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能活下来,并且能快速的发展起来,最关键的一步就是2003年起点中文网建立了VIP付费阅读机制。而这个机制之所以能成功建立,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,起点团队一开始就直接明确地将读者置于消费者的位置,以消费者为中心建立经营模式。

如果不回到当时的环境,人们很难理解,为什么在这套机制中,VIP的概念如此重要,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专门契合网络更文而创建的千字2分的“微支付”制度。这是因为,在当时,最难解决的是用户的付费意愿问题。在此之前,互联网是免费的,盗版又如此地习以为常。事实上,迄今为止,盗版也是限制网络文学发展的附骨之蛆,付费用户最乐观的估计也仅占总用户的十分之一,有人甚至认为是百分之一。如果读者很容易找到盗文,为什么要付费?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线上付费方式,需要到邮局汇钱。除了赞助心态外,唯一的商业驱动力就是,你买的不是小说,而是一种VIP服务。

宝剑锋(起点中文网创始人)说,VIP的概念来自他在银行得到的“尊享”体验,包括后来的白金作家制度也是受银行系统白金卡客户的启发。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,中国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,但文学领域始终没有。网络文学首次把消费经营的理念带入文学生产领域,由此获得成功。

消费经济的基因与互联网的基因相结合,就产生了中国网络文学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文学模式,即基于UGC的粉丝经济模式和“以爽为本”的“爽文”模式。这两个模式天生着“反骨”。前者突破了印刷文明体系下文化工业自上而下的生产方主导模式,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,而是积极参与的粉丝,很多人既“吃粮”也“产粮”,是标准的“产消者”(Prosumer,由Producer和Consumer两个单词组合而成)。后者颠倒了



“文以载道”精英文学观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,强调“爽”本身是目的,而不是载道的手段。“爽文”固然可以搭载很多“道”(比如思想意义、现实关怀、文化知识等),但不是必须承担的义务。相反,“爽”才是“爽文”必须向消费者兑现的第一承诺。当然,“爽文观”无意对抗“精英文学观”,更不是想取而代之,而只是在原有的文学王国中圈出一块地来,“自己和自己玩”。

经过10年的野蛮生长和10年的快速增长,中国网络文学终于走出了自己的道路,创造出全球媒介革命中的文学奇观。2014年底,随着Wuxiaworld等海外翻译网站的建立,中国网络文学开启了海外传播的历程。这让我们看到,中国网络文学从来都是世界网络文艺的一环,它当年的诞生,深受世界流行文艺的滋养,如今,终于可以反哺世界了。这是全体从业者的光荣。

2020年4月27日,“起点五帝”(即起点中文网创始团队成员:吴文辉、商学松、林庭锋、侯庆辰、罗立)从阅文集团集体离职。这是这个有“网络文学教父”之称的团队第二次集体离职(第一次是2013年从盛大文学离职),这一次是“荣休”,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据称,起点团队离职的原因是,面对“免费模式”的冲击,“教父们”的应对方式与资方(腾讯)有分歧。这确实是触及命门的事了。由于网站创始者



和大多数经营者的“爱好者出身”,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“爱好者网站”的生态,至少是心态。但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,“圈地自萌”的状态总是会被打破,网文内部的逻辑终究扛不过资本逻辑的大腿。在未来的网络文学场内,网络文学自主力量与资本力量、政治力量必然发生更深刻的博弈。不过,那都将是后来者的事啦。

4月27日的网文圈弥漫着告别的气氛。很多网文从业者、作者、读者都发微信、微博向“起点五帝”致敬、致谢,曾经的江湖恩怨,都暂时压在一抔热泪中。“起点五帝”也都发了朋友圈,吴文辉写到:“记得小时候看武侠小说,几乎每一个大侠最爱的结局都是退隐山林。我虽不是大侠,也不爱山林,却也有个海边读书的梦想,今日便是这个梦想之始了……”

在访谈的过程中,我常常感慨,这些创始人真是一群令人羡慕的人。如果没有互联网,他们或许只是有一些有点“不务正业”的普通人吧?但他们确实抓住了千年一遇的机会,把自己的“阅读饥渴症”变为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文学生产机制,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繁荣。他们自己也获得了“屌丝逆袭”一般的人生成功。

羡慕之余也还是想说声谢谢。谢谢他们像养孩子一样带大了这些文学网站,让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实现了阅读梦和写作梦。

网络文学对文学等级的消解与重构

□李强

果在文艺理论谱系里,再往上追溯,有马尔库塞的“爱欲解放”,马克思的“感性解放”等理论。如果能够将这些理论视角落实到生产机制、文学观念、受众等问题上,可以揭示出中国网络文学实践的独特内涵。

互联网改变了中心化的分配传播方式,让每个节点都有平等享受信息的权利。它打破了审美等级的划分,取消了审美实践中的层级阻隔,实现了对感觉的重新分配,让以前不可见的“草根”的审美需求得以呈现。具体到文学而言,互联网打破了关于文学的各种限制,让发表、阅读和交流的门槛大大降低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,也有平等的权利享受文学艺术。

中文网络文学发端于北美华人留学生群体,这些创作风格偏向文学期刊的作品,网络传播虽然打破了地域分隔,但早期的作品主要还是在留学生群体中流传。中国大陆地区的互联网在1995年开始社会化,水木清华、金庸客栈、天涯论坛等网络论坛相继建立,文学爱好者聚集于BBS,形成了小的文学团体。后来,李寻欢、宁财神、安妮宝贝等“文学青年”进入榕树下网站,在那里实践着“生活·感受·随想”的网络文学。类型小说的爱好者聚集在西陆论坛,后来从中分离出了龙的天空、幻剑书盟、起点中文网等类型小说网站,带来了后来网络类型小说的繁荣。

在许多研究者眼中,榕树下和起点中文网上发表的是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网络文学,但在打破文学等级的意义上,它们的革命性是相通的: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主张“让普通人也拿起笔来”,普通人所写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文类,可以自由发表,随意讨论,这是创作与交流环节的解放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等人所说的“网络文学恢复了大众的阅读梦和写作梦”,强调网络降低了类型小说的生产、传播和阅读的成本,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规模化,满足了大众的类型故事消费欲望。

从消解文学等级的角度来看,网络文学的意义就不在于创造多少传统文学标准下的“经典作品”,而在于有多少普通人参与了这场文学实践。即便以当前居于主流的网络类型小说来看,小说类型的更新与发展,就是集体协作的产物。储卉娟认为,“网络文学生产发展的标志是类型的进化。正是因为超越具体作者和文本的‘类型’构成了写作与阅读的核心,网络文学才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‘外链性’与‘流动性’,任何一个类型都包含无数的要素,要素的不同组合则可以容纳不同的变化,正像一个超文本包含无数个节点,节点之间的链

网络文学评论研究的探索与建构

□唐伟

网络文学中心与《文艺报》合办的网络文学专刊,全年共推介20余部有影响力的现实题材作品。《在枫树下讲中国故事——评姑文新作(新街口)》《子部的复活:盛世中国的文化征象——评齐橙的《大国重工》》《“爱情”,或一个网络作家的诞生》《真实与虚构间的工业梦书写——评齐橙的《大国重工》》《浩荡春风:网络文学新类型日益成熟——评网络长篇小说《浩荡》》《浩荡:以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》《被稀释的青春——评辛夷坞的《我们》》《抵达更真实的境地——评《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》》《(黑客诀)与网络文学创作的“网英”现象》《大历史、小人物、正能量——评华东之雄的《大国航空》》《(旷世烟火):“反传统”与“续传统”的谱奏》《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——评工业题材小说《铁骨铮铮》》《讲述基层故事 弘扬主流价值观——评《朝阳警事》》《“现实感”的营造与“真实”的缺失——评丁墨的《挚爱》》等,让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作品评论,在2019年实现了第一次井喷。

2019年与现实题材评论同频共振的,还有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与研究现状反思的讨论。《网络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探讨》对网络文学的定义由来、发展态势进行了系统梳理。《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三大痼疾及相关建议》从理论工具、批评内容、批评体制三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三大问题。《网络文学崛起对文学研究的影响》《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设定与审美转向》《建立网络文学的艺术—文化学评价体系》也作了有益思考。

2019年网络文学IP降温,很多论者从产业以及文化角度给出了他们的建议和思考。《试论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》认为,网络文学IP的影响力已全方位渗透娱乐产业。《二次元文化与网络文学》《从青年网络文学阅读看青年亚文化的主流化转向》《数字文化生产者的劳动境遇考察》《文化理论视域中的网络文学征候》《论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的网络文学》则从文化角度辨析了网络文学斑斓的文化图景。

2019年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成为新的热点,反思性和前瞻性并举,构成本年度海外传播研究最突出的两大特征。《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思考》表示,当代网络文学要想规模有规范地走出去,且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《“起点国际”模式与“wuxiaworld”模式》指出了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现存的两条道路。《中国网络文学的译介与传播:现状与思考》《我国网络文学出版“走出去”研究》《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:“全球圈粉”亦可成文化战略》《中国网络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:内涵、路径与影响》《网络文学“走出去”的机遇与挑战》《中国网络文学对外传播研究:现状与前瞻》也对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
2019年网络文学研究的学院化程度进一步加深,本年度以网络文学为选题的硕博论文明显增多。《编码新世界: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》《中国网络小说经典化》《虚拟时空的浪漫传承——中国网络小说中的传奇叙事》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》4部博士论文以及以网络文学的短暂发展史为题,或以某一网络文学类型,以及某一独特方法视角下的考察为线索,均显示出研究者的勃勃雄心。此外,《玄幻类网络小说论》等30余部硕士论文,既有网络文学的宏观现象研究,也有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,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网络文学评论研究新兴力量的不俗实绩。

2019年,网络文学评论研究“内外兼修”,“多管齐下”,依据新的创作现象和趋势,在理论探寻中建构方法,在经典建构中继续向前探寻新的可能性。这一年,我们看到,网络文学评论研究的理论方法日趋自觉,文本解读渐成性格,思潮现象剖析和创作趋势把握愈发进入有序的学理轨道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海外传播研究成为2019年网络文学外部研究新的热点。在中国作协及相关高等院校的有力推动下,网络文学的评论队伍继续壮大,研究阵地持续扩充,《文艺报》网络文学专刊、《网络文学评论》等网络文学评论研究的主流平台日渐显现其传播正能量、弘扬新风尚的聚集效应。

网络文学发展趋势研判日渐清晰,价值导向有了明确共识。《守正创新,高质量发展网络文学》认为,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繁荣发展是广大网络作家转变观念、创新开拓的结果。新时代,中国网络文学必须改变以往良莠不齐的自然生长状态,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发展,做到高质量发展。《网络文学的时代选择与旨归》《提质换挡期网络文学的进阶之路》也表达了类似观点。《我国网络文学区域化、差异化发展路径探析》《武汉网络文学行业现状与对策研究》《表现新时代、书写新生活,推动江苏及网络文学发展迈上新台阶》《扩大网络文学的“江苏声音”》则以城市为个案,分别考察了网络文学的区域化发展态势。

2019年,网络文学研究界在理论方法上继续探索尝试,或借外来理论,或化用传统方法,或在经验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发现,试图自成一格。网络文学作品研究进一步深化,文本细读、个案评论有不俗斩获。《网络文学:新媒体现实主义的崛起》认为,网络文学表现了新媒体现实主义的崛起。《网络文学的“界碑”与“症候”》则认为,网络文学是讨论中国文化政治的现状与未来无法忽视的症候。《网络小说三要素变迁及其现实主义反思》在理论的维度上对网络文学的现实性、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写作进行了辨析。

《网络文学的中国表述:从“九州”玄幻世界开创说起》《传奇传统的新阵地——从文学传统走进网络小说》着重考察了传统资源在网络文学中的化用。《网络小说的数据法与类型论——以2018年的749部中国网络小说为考察对象》则借助谷歌故事工场研发的“一叶·故事荟”软件工具,对2018年的749部网络小说进行全样本考察和分析,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进行了有效结合。此外,《妖孽其人,妖孽其文——评冰临神下《大明妖孽》》《网络文学的“半部名著”——评愤怒的香蕉《赘婿》》《我吃西红柿与《吞噬星空》》《时代青年的建构与叙事伦理的调试——评骷髅精灵的《星战风暴》》等个案解读,在网络文学作品经典化上作了有益尝试。

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研究向纵深发展,多元化的研究视角,不同类型的评论对象,构成现实题材研究多维丰富的别样光谱。《网络文学新趋势》认为,现实题材的创作迎来了极好的发展契机。《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》则从管理者角度出发,简要介绍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发展状况。特征。《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写作与读者接受反应的有效性》《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态》《网络文学现实转向的迷与悟》《网络文学:现实题材的探索》等试图在理论上廓清现实题材研究的迷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为推介现实题材作品,中国作协